

琼州风物

梁斌

楚楚动人女儿湖



滴湖又称女儿湖。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

从儋州市峨蔓镇政府去往盐丁村，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在茂盛的仙人掌中穿梭，约三四公里，便到了女儿湖。1000多亩柔柔绵绵的湖面如一名娴静的女子，安静地依偎着粗壮的红树林。女儿湖因有了盐丁港的庇护，长年风平浪静、风光秀美，一年中多数时间都烟波浩渺，酷似神话世界中的“仙境”。

女儿湖现在叫滴湖，其实是一处浅水湾。一望无际的大海在盐丁港拐了一个弯，便弯出了静美的滴湖。湖的周围有盐丁村、滴湖村、灵返村、小迪村、王石村、细沙村等，每个村子都很小，几个村加起来，人口不到1000人。港湾中的滴湖，依依柔柔、波澜不惊，不时有各种鸟儿惊鸿一瞥飞过。滴湖村的老人说，以前，这里不叫滴湖。明朝的时候，峨蔓岭下一个叫竹菜村的村子里，一户姓陈的大户人家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了滴湖村。这个家大业大的陈姓人家把靠近滴湖村、当时属于自己的这片湖当作嫁妆给了女儿，期许女儿在这一湖碧水的护佑下生活美满幸福。一直到现在，村民还私下把这里叫作女儿湖。

女儿湖的形状恰似两瓣拨开的贝壳，一半在北边，一半在南边，中间便是滴湖桥。滴湖桥建于20世纪70年代。没有建这座桥之前，盐丁、细沙等几个村的村民要到镇里，都只能在不涨潮的时候从滴湖涉水而过。滴湖桥由黑色的火山石砌成，长约30多米，桥身成拱形，中间有桥墩，一块块乌黑的火山石坚硬地撑起桥面，仙人掌顽强地从乌黑的石缝里钻出来，根枝粗壮，叶片肥大。站在桥下往上看，最高的仙人掌有1米多高，蔚为壮观。滴湖一直深藏在乡间，除了周边的村民，几乎没有外人踏足。这里是个浅水湾，又连着海，所以鱼类资源十分丰富，有金钱鱼、石斑鱼、沙尖鱼，还有肥大的螃蟹、海虾、富贵虾等。

以前，几个村子祖祖辈辈都在湖边晒盐，在湖里打鱼。滴湖对他们来说，是赖以生存的田地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，是小鸟呢喃的乐园。现在，社会发展了，很多村民都造大船到深海捕捞，到湖里抓鱼的人少了。“偶尔还是有人

到湖里抓鱼的，只是现在的鱼类没有以前多了。”滴湖村的村民告诉我们，虽然鱼的种类没有以前那么多，但村民依然精心地守护着这里。湖边高大的红树林，从没有人砍伐。粗壮的仙人掌，被村民视为自己的家人，不去破坏它，任由它繁衍、生长、老去。湖边平滑乌黑的盐田，依然安详地静卧于阳光下，已经很少有人晒盐了。现在，很多村民用盐田晒当地的一种特产——番薯干。番薯干一片片的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卷曲成花瓣的形状，就像一朵朵白玉兰，撒落在一个个砚盘里，很是好看。

来到这里，坐在干净乌黑的石头上，看湛蓝的天空，飘着些许白纱，飘飘缈缈、如梦似幻。起风了，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一层层涟漪，慢慢地荡漾开去。朵朵浪花像一湖撒欢的花瓣，你追我赶，挤挤挨挨地奔跑向岸边。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大抵便是如此吧。女儿湖对岸是茫茫的大海。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船帆点点、船歌声声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阳光红红地照着，我们在湖边徜徉，海水已退潮，粗壮的红树林露出根茎。庞大的根系，恰似一个个编织精美的鸟笼，根茎纵横交错、盘根错节，每一根都牢牢地扎进石缝或淤泥里。远远望去，壮观的“鸟笼”上点缀着茂盛的绿叶，海风徐徐拂来，叶片微微晃动。一群白色海鸟翩然而至，整个湖顿时生动起来。湖边的石头，在海水的冲刷下，异常洁净。这里的石头，形态各异、千奇百怪，有的像人或动物的头部，有的像莲花，有的像仙人掌，有的像大脚印。坐在岸边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把脚伸到水里，各种小鱼在脚边游来游去。晃动处，各种水草袅袅娜娜、极尽妩媚。在这里，可以玩水，可以听鱼儿说话，看鱼儿一会游出水面，一会钻进水里。我仿佛也变成了一条鱼，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。夕阳洒满湖面，湖里没有其它颜色，只有一湖的金光灿灿。

女儿湖，无数光阴从你身边溜走，无数故事在你眼前轮回。你的容颜，依旧那般纯净、楚楚动人，一如当初的豆蔻年华。固

品读人生

郭华悦

观游居

《中国画论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画可以观，可以游，可以居。”这便是画的三个档次：观、游和居。

可以观，是初等。画在眼前，人在画前，能驻足欣赏，可见画的视觉效果还不错，起码能让人停下脚步。可以游，又进了一层。人看着画，情不自禁置身其中，于画中遨游，足见画之传神。到了这个层次，画吸引的不仅是人的眼睛，还有人的精神。再往上一层，便是可以居。人人画中，与画相融，画中有入，人心有画，从此融入画中，仿佛居于其间。到了这个层次，人与画也就难分彼此了。

画是如此，读书亦是。

一本书，若能让人静下心来品读，就是“可以观”了。但读了之后，书是书，人是人，彼此之间并无太多交流。读毕掩卷，觉得眼前的书还可以，但并无太深入的感触。这本书，也就是可以观，但也仅止于观。

再往上，“可以游”的书，便是一本好书了。人读着书，情不自禁将自己投入其中，在字里行间游览的风景，品书中酸甜苦辣。这样的书，吸引的不仅是眼球，还有精神。愿入书中，领略书中风情，这样的书就“可以游”了。

一本“可以居”的书，于读书人而言，自然是极品。和“可以游”相比，“可以居”更为深入，不再满足于短暂的“游”，而愿意长期“居”于其中。游，是单向的，以己心来领略文字中的风景。居，却是双向的，人与文字相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难分彼此。

很多人的读书生涯里，总有那么一两本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书，或是让自己恍然大悟，如醍醐灌顶般解开思绪中的谜团；或是让自己走出颓废、重拾信心，坚定前行的信念；或是让自己扭转方向，从此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。读书人的一生，心上始终烙着书的印记。人心长居书中，书中有人，人中有书。这样的书，于人而言，便是“可以居”了。

观游居，也可以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，若仅仅是“可以观”，那便是泛泛之交。这样的关系，能打发时间，有时也能带来点趣味，但亦仅此而已。双方之间，泾渭分明。关系到了“可以游”，自然是进了一层。一个人愿意游览另一个人的世界，双方的生活自然是有交集的。但这样的“游”，大多是单向的，愿意进入对方的世界，但不见得能得到对方的回应。

关系到了“可以居”的程度，时间与包容都是不可或缺的。老友，老伴，还有父母儿女，这样的关系在漫漫时光中，不断给予包容和付出，融合彼此。最后，双方的身上，都带着许多彼此的印记。一个人的某些品质和特征，住在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，也就是“可以居”了。要达到这样的程度，时光和包容缺一不可。

可以观，可以游，可以居，境界不同，风景自然也迥异。这也是人们在读书与为人处世时常常需要面对和抉择的。固

百味书斋

王永芹

秋来正是读书时

秋日褪去了夏的酷暑与烦躁，带着诗意与温情款款而来，此时的窗外天高云淡，岁月静好。我想，没有什么比在秋日读书更惬意的事情了。

捧一本书，临窗而坐。此时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味道，有淡雅的花香、甜甜的果香，还有一丝落叶的清香夹杂着淡淡的墨香。它们轮番拂过我的脸庞，沁人心脾。在香气氤氲的秋日里读书，我沉醉其中。

我穿越千年，去找寻文人墨客的踪迹。我随杜牧远上寒山，去感受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壮阔；随杜甫到夔州，去体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悲情；见到了仰望多年的李白，他对酒当歌，挥笔写下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。那一刻，透过文字，我读懂了他们的悲欢离合。

我想与古代诗人把酒言欢，又被一卷卷秋天的故事吸引住目光。我在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里读到他对故都深沉的眷恋；在史铁生《秋天的怀念》里读到他对母亲浓浓的思念；在鲁迅先生的《秋夜》里读到他对恶势力的抗争和愤怒，以及对革命者的崇敬和赞美。

“一篷秋雨睡初起，半砚冷云吟未成”，还未尽兴的我，又被潇



潇秋雨拉回现实。窗外的雨窸窣窸窣，过往和历史的痕迹都淹没在秋天的雨滴里。那雨滴掩盖了记忆中的尘埃，却在心灵深处泛起一圈圈涟漪。

万籁俱寂的夜中，唯有文字还在诉说。我怀着虔诚的心打开书，用心品读。

我读诗歌，享受韵律和意境之美；我读散文，在文字之美中沉淀思绪；我读人物传记，学习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，笑看人生潮起潮落。书于我而言，更像一位莫逆之交。我们相互陪伴、互诉衷肠。

秋来正是读书时。当秋天的风轻拂过山岗，朗朗读书声掠过耳畔。我翻开书本，走入笔墨世界，与文字尽情相拥，让思想尽情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固